

逢星期日出版

稿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六十春秋《浮士德》

□李國文

德國的魏瑪，是一座清幽雅靜的小城。經過那間施泊林咖啡館，拐個彎，路過一座噴泉，在白天鵝飯店旁邊，所謂肥自弄的那座黃色的大房子，便是歌德故居了。中國作家的故居，通常比較冷清，而外國作家的故居，通常比較熱鬧。不過，同遊者說，別看參觀的遊客很多，估計通讀過《浮士德》一書者，大概很少。我說，我就是其中之一。因為這部巨著，不是那麼好啃，年輕時勞動改造，沒可能讀，年老時視力衰退，沒精神讀，只有終生抱憾了。

說實在的，我心目中的歌德，還是中學生年代讀《少年維特的煩惱》時留下來的，那應該是一個穿著綠色短呢外套，充滿激情的年輕人。可當我走進他的大宅子，看到樓上樓下掛着的他的繪畫像，不禁茫然了。這樣一張胖胖的，有着多餘贅肉的臉，這樣一副臃腫的，過於富態的沉重身軀，作為一位養尊處優的魏瑪公國的樞密顧問官，絕對的氣派十足，絕對的莊重非凡。但作為一位寫過讓天下年輕男女都不由情動於衷，不由愛湧胸臆，不由自主地要去尋覓那部愛情白皮書的作家真像，實在有着很大的視覺差距。

在他的故居裡，有着更多關於他寫作生涯的介紹。他活了八十三歲，其代表作《浮士德》的寫作，竟用了近六十年功夫，真是令人高山仰止。在文學史上，花費如此長久的時間，投入幾乎是畢生的精力，才終於脫稿的這部作品，也是很少見的。據展出的資料記載，歌德蓄意要寫這部作品，始於1773年，他用了整整兩年時間，先出來初稿大綱。反覆推敲，不斷修改，直到1790年，才動手寫了若干斷片。因為不滿意，毀稿重寫。我們今日所讀的《浮士德》，第一部在1797年動筆寫，寫了九年，直到1806年才寫成。第二部則繼續寫了二十多年，直到1831年才脫稿。這部開始於他二十三歲的作品，直到八十二歲才正式完成。《浮士德》全書出版後一年，我們這位大師便去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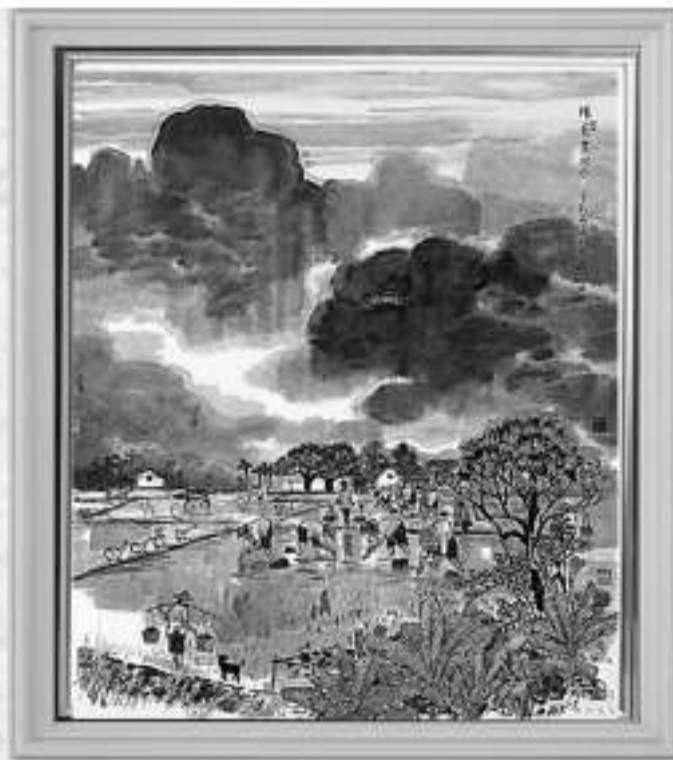
一位作家，傾其一生，孜孜不息，持之以恆地經營一部作品，值得我們肅然起敬。更何況這位作家，一不東張西望，文壇流行什麼風氣？二不左顧右盼，同行鼓譟什麼東西？三不上下打探，當局提倡什麼精神？四不心急火燎，生怕錯過最佳時機。他按部就班，不急不徐，用六十年時間寫出這部史詩。這一份定力，這一份矜持，這一份自信，這一份雷打不動，就更值得我們由衷欽佩。

六十年寫一部長篇，和當今我國文壇上那些快槍手，一年寫四部、五部、六部長篇，還意猶未盡，還煞不住車，還洋洋自得，還大肆叫賣相比的話，至少能讓我們懂得如何來識別一位文學大師，和一個文學工匠的不同之處。如果前者的創作精神以「嘔心瀝血」來形容的話，那麼後者這種寫作上的噴泄狀態，也許用「大便失禁」來描寫，怕是最準確的了。



▲《浮士德》劇照

▲詩人歌德



▲懷舊農村曲（國畫） 李毅摩

李毅摩印象

□古劍

幾十年過去了，台灣畫家中至今仍與我有聯繫的僅何懷碩、李毅摩兩位。兩人的背景不同，成就有別，為人風格也不盡相同，都是台灣畫壇的名家。李毅摩給我留下敦厚、樸實、熱忱的印象。我們第一次見面也有點像地下工作的「接頭」，甚富戲劇性，至今難忘。

那時我在香港《良友》雜誌任職，也想為《良友》介紹的台灣畫家物色對象。到了台北，藝術圖書公司老闆何恭上介紹我去台中找李毅摩。我們互不相識，如何相認？約好在某車站下車，我站在路口，手持一本《良友》畫報，他見到了就來接我。長途汽車一路奔馳，到站後，我在站牌下候他，站了很久，東張西望也不見來接我的人，着急又焦躁。正在不知如何之際，一個少年走過來打探我的身份，才把我帶到十步之遙的私人診所。原來我忘了手持《良友》為記，他在朋友的診所裡觀察了很久，見我像在等人的樣子，又怕唐突，才叫少年來探問。我們就這樣戲劇性地認識了。

我住在他家，當晚飯後聊天之際，一位黨部的人來探訪，事後才曉得他是林洋港的弟弟。那時還未「解嚴」，汽車上還有檢舉「匪特」的標語。我內心是有聯想的：可能是向這位林先生掛個號吧。

李毅摩那時已很有畫名，他是南投的鄉紳，蔣經國下鄉巡視，還去探望過他——那張照片就掛在客廳裡，南北媒體一報道更出名了。他出身農家，當過拔畫師，因酷愛繪畫而自學成才。他告訴我，六十年代台灣繪畫的資料很少，他從《良友》畫報剪下不少資料學習參考，一下子就有了親近之感。他砥礪修研成為名畫家，在我們認識前不久，他剛開過一次畫展，賣出300萬台幣的畫，頗為轟動。

去過台灣多次，比較深入的採訪，還是毅摩兄的安排使我受益。他會問我想看什麼，我對他說，想看民俗的東西。第二天他不知怎弄的，一個縣幹部帶了輛吉普來，開始遊大山（名忘了），途中李兄買了檳榔，讓我嘗新，澀而微甜。大山入口處有軍人把守，查驗了證件才放行（這就是縣幹部縣車的作用）。據說，山裡有重要設施，也防空降。在山裡我們探訪了泰雅族聚居之地（中青年能說國語——台灣推廣國語很見功效），考古隊正在發掘古人聚居的曲冰遺址，回程還看到一大片光禿禿的山頭，全是直徑一二米的大樹頭，像無數露出地表的樹樁——毅摩兄告訴我，這是日據時代日本人搶奪台灣資源的證據。

越二年再趨訪毅摩兄，他帶我去某度假勝地，因他與負責人熟，當晚還安排住進蔣經國住過的房舍。可惜因山地潮濕，枕具被褥一股霉味。最難忘的還是他帶我去拜謁霧社賽德克族的抗日墓園：1930年霧社的原住民受盡日本殖民者的壓迫凌辱，族長莫那魯道帶領族人發動轟轟烈烈的抗日起義，殺敵百餘，隨後，日本殖民者調集南台灣的警力圍剿，莫那魯道以下百餘人全部自盡。光復後，政府在霧社建立「山胞抗日起義紀念碑」，樹立英武的抗日英雄莫那魯道塑像。我這個童年受過日寇南侵之苦、親人又死於抗日的人，對着莫那魯道頓生無限欽佩之情；至今仍保留着站在紀念碑前拍的照片。

李毅摩的畫源於生活，植根鄉土，牛鵝雞鴨，田舍芭蕉，梅蘭菊竹，都是他經營的題材，是鄉土派的代表。他的畫是寫實的，也是傳統的，善作題跋，以題跋增添趣味性或加深畫意，偶爾也不幽默，將台灣民間的俚語融入其中，亦莊亦諧，令人微笑，很受收藏者喜愛。他敬佩齊白石，走的也是齊白石的雅俗共賞的路，開拓或許仍稍嫌不足。他曾送我一幅畫，或可名為「竹月圓」。充滿畫面的是排列有致的墨竹叢，竹叢背後是一盞黃的圓月。畫上題：「白石老人曰，十年種樹成林易，畫樹成林一輩難。余寫竹便有感於斯言也。就教古劍家，吾友以為為否？丁卯初夏李毅摩於不二齋。」

有年他寄賀年片，特畫了隻紙大的小畫，題「進行曲」，畫的是向上一行的螞蟻，說明是新年為我而畫，是慰問我如工蟻的辛勞吧。

當民進黨鬧翻天時，曾去信問他是「獨」是「統」，如我所猜，他是統派。大約是去年，新聞上看到台灣某領導人以他的畫作為禮品送給大陸，知其畫藝更上層樓，為朋友高興，亦因沒認錯朋友而自慰。

2010年8月

續談梳子

□曾偉強

根據民間傳說，梳子是軒轅黃帝第二妻室方雷氏，受了魚骨的啟發而發明的。梳子的發明，令到男女老幼也不用蓬頭散髮。初民的梳子是竹製的，但隨着社會的發展，時代的變遷，陸續出現了木梳、骨梳、角梳、塑膠梳、金屬梳等，而且形狀設計多變、梳齒疏密不一，還增加了其他功能和寓意，例如取其諧音「順發」的含意，送梳子也就被視為送財富。

古書記載，梳頭洗頭具祛風明目、烏髮防脫的功效。隋煬帝大業年間任太醫博士的巢元方便曾指出，梳頭有暢通血脈，使髮不白的功效。他在《諸病源候論》中指出：「若血氣盛，則腎氣強，腎氣強，則骨髓充滿，故髮潤而黑。……《養生方》云「正月十日沐髮，髮白更黑。又云：千過梳頭，頭不白。」」《聖濟總錄·神仙導引上》亦云：「梳欲得多，多則去風……於是血液不滯，髮根常堅。」

人的頭部是「諸陽之首」，人體十二經脈和奇經八脈均匯合於此。頭部有數十穴位，如「百會」、「四神聰」、「上星」等，佔全身穴位的

四分之一，還有個特定刺激區，所以若方法正確技巧得宜，梳頭也可以養生。基本的方法是要全頭梳，從額頭的髮際一直梳到頸後的髮根。傳統智慧是每個部位至少梳五十次，時間以早晨最好，梳子則以牛角梳、玉梳、木梳為佳。

故而，送梳子，自然蘊含送健康的意。然而，梳子又不是可以隨便送人的，因為除了健康，送梳子還有其他的含意。民間有一說法，梳子不能送朋友，因為那是代表絕交，送情人則代表白頭偕老。古時候，送梳子更有私訂終身，與子偕老的意思。《中華國學網》便提到，送梳就是「結髮同心，以梳為禮」。梳子，也代表相思，代表着一分深情的掛念！據聞時至今日，不少地方仍有七夕送梳子的習俗，寓意愛意的傳遞。

說巧不巧，就在這個七夕前後，我也送了一把木梳給妻子，那是送她的第二把木梳了，之前那把是黃楊木製的，比較小，她外出的時候隨身攜帶。這一把較大，手感很好，櫛髮舒服。這一把是黑木豆製的，木質較硬，耐潮耐熱，不易變形，適合放在浴室，每天使用。

也許是父親那句「膠梳沒用」植入了我的潛意識，看見妻子那把膠梳，總是有些不安心，所以在兩年前的十月，便已送她一把黃楊木梳。誰知這個冒失而粗心的丈夫，選了把寫上「十月照小陽」的梳子，卻沒有留意它的大小。然而，細君很喜歡那梳子，也由於它小巧玲瓏，便乾脆帶在身邊。

那時候，尚未意識到梳子含有那麼多深層的意思，只想到木梳總比膠梳健康。我總覺得大自然的物料都是帶有生命力的，具有靈性的，在下尤其偏愛木材，即使是最尋常，最不值錢的白雜木，也同樣喜歡。

回頭說黃楊木，當然不及檀木珍貴。檀木也稱「帝王之木」，古有「寸檀寸金」之說；但黃楊木也赫赫有名，並非泛泛之輩。古有民謠：「文要當相，武要封侯，黃楊木梳盡了頭。」黃楊科植物生長在長江流域，湖北和四川交接的神農架一帶，因生長特別緩慢，故有千年黃楊之稱。《本草綱目》記載：「黃楊木有清熱解毒，祛風除濕之功效。」現代醫學研究也指出，黃楊木含黃楊素，能抑制真菌生長，因此黃楊木梳對頭癢頭屑有幫助。

這一次，本想買一把角梳給細君，但店員詳細解說了角梳的特質後，便改變主意，又再選一把木梳。原來角梳雖能按摩頭部減少頭痛，而梳背也可用作按摩身體及刮痧，但角梳怕熱忌潮，不宜放在浴室內使用。

故而，便向店員請教哪一種木質較適合長期放在浴室使用。那位店員便推薦來自非洲的鐵木豆。鐵木豆因天然色差明顯，所以也稱鴛鴦鐵木豆；其心材紅褐色或灰紅褐色，邊材近白色，具有光澤，紋理交錯，結構細而均勻。它的特點是材質堅重、耐腐防潮、不易變形，特別適合放於浴室使用。店員還特別指出，假以時日，鐵木豆還可收得類似玉檀木的效果。玉檀亦稱綠檀，很具靈性，與陽光接觸後，顏色會由黃褐色變成孔雀綠；在不同溫度和濕度下，它的紋路和顏色都不盡相同，而且散發天然而永恆的香味。

記得那一年的十月，兩口子在一眾親友的見證下，從此結髮同枕席。現在距離十月尚遠，但作為周年紀念禮物，梳子仍是最適時的。梳子又名「天天見」，天天使用，天天執手，體現關懷，而那份情感，便如木色的本質，隨歲月而加深。

2010年8月

▶漢代梳子



不忠

(英)伊·范斯坦 俞士忱譯

1925年4月，阿赫瑪托娃曾在皇村一所普寧為她找到的公寓住過一段時間，就在這兒，她遇到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的妻子娜傑日塔，兩人過從甚密，娜傑日塔也是因患肺癆在同一所療養院接受治療的。阿赫瑪托娃在其自傳《我這半輩子》中寫道，她為曼德爾施塔姆悉心照料娜傑日塔而吃驚，記下他甚至不讓她離開自己一步，「不讓她離開自己的視線，不讓她工作，瘋狂地嫉妒，就自己詩作的每一個詞徵求她的意見。」普寧也是每天來訪，阿赫瑪托娃對娜傑日塔嘔心瀝血地說，當男人有所求的時候，他們總是迷人而體貼的。

面對帕維爾·盧克尼茨基，阿赫瑪托娃談到她與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普寧發展關係的方式。即使在1925年，可能是他倆在一起最愉快的一年，也產生過多次激烈的爭吵。1925年7月，她外出時，普寧給她寫過一封信，談到一次類似的爭吵：

我最親愛的安娜：

你今天的離開，給予我前所未有的痛苦。因為我今天不能把你帶回來，我連不上你，我不能告訴你，你向我說的都是錯誤的。眼下我想要的只有你，這樣的孤獨而

驕傲，忍受着最駭人的苦楚。安娜，請原諒我……你早上說的一切都不對。

普寧認為阿赫瑪托娃的心腸很硬，雖然她也有溫柔的時候。後者在談話簿中，也談到K·M·（科季·馬利奇克）的心腸硬，而且脾氣忒臭。但說到底，他們相互需要的力量不可動搖。1925年4月，這對情人幾乎每天都在一起，一塊在巴甫洛夫斯克公園散步，欣賞着春天的天氣。他們的談話簿充滿愛情思想的交流。這延續到5月和6月。她生日時，6月23日，她答應明年夏天隨他出國，「如果……」句子未寫完，但暗示出她在擔心自己的健康。普寧在談話簿的另一句評論也證實了他的憂慮：「只留下了十分之一的奧運。十分鐘後她就倦了——她仍是女皇。她可愛的小脖子仍照舊。」

整個夏天他們都過從甚密，雖然從7月21日到26日，阿赫瑪托娃到別熱茨克探兒子去了。列夫並不覺得這個訪問有多長，但他看出母親在生病。普寧這個夏天的談話簿讀來有如一首田園詩，這是他倆作為情人的頂點。在一篇沒註明日期的評論裡，阿赫瑪托娃寫道：「瓦西列夫斯基島奇妙，瀕海而靜謐。滿月。二桅帆船軌

作響。異常悽切。誰都不願離開這兒。」

直到1925年11月，阿赫瑪托娃終於搬進普寧在舍列梅夫宮的住宅，後者的妻子仍住在那兒。她經常在那兒過夜，但這次搬遷還是有着信任和許諾，而沒有惟利是圖的目的。相反，她得為這個房間付出不合理的租金，得寄錢給母親和古米廖夫的第二個妻子安娜·恩格爾哈特，甚至偶爾倒過來寄錢給希列伊科——儘管在一般情況下，他都扮演着給她寄錢的角色——正如盧克尼茨基所記錄的。

她出手闊綽，以致囊中羞澀，有時甚至連乘電車的七戈比都付不起。1925年12月，她寄了五十盧布給列夫，這筆錢據說是讓她買雪橇的。在告知收到錢的回函中偶然提及列夫無緣無故地發起高燒，正如盧克尼茨基目睹的，阿赫瑪托娃非常擔心。

謝爾蓋·葉賽寧自殺的那天，她從別熱茨克收到一封信。1925年12月27日，詩人在列寧格勒的安格利捷爾旅店投縊而死。還在他生前，阿赫瑪托娃就不太喜歡他，無論對他農民般的羞澀抑或狂妄自大都不予同情，但她認為其時給俄國烏托邦帶來不祥預兆的對革命的深刻幻滅仍令她深感動。

這時候，盧克尼茨基與阿赫瑪托娃的兒子列夫成了朋友，後者有時到列寧格勒來，一般住到庫茲明娜·卡拉瓦耶娃的家裡，她是古米廖夫母親的親戚。盧克尼茨基到這兒來探訪他時，注意到阿赫瑪托娃自己就沒啥可吃的，更談不上照料兒子了。

阿赫瑪托娃仍然很尊敬希列伊科，竭力把希列伊科在大理石宮的房間收拾好。她偶爾會給他捎去怒氣沖沖的便條，她發覺由於沒交電費被切斷電力供應就是一例。儘管同居時她嫉恨地寫作，她眼下仍很重視他的評論，甚至給他捎去供討論的詩作。

阿赫瑪托娃不會因普寧的妻子而良心發現，首先，普寧關心她不受困擾，正如他說的：「我對任何人都沒有像對她那樣附着性子。她驚人和溫柔地善良。」「善良」是經常用以公正地評價阿赫瑪托娃的話，但她的同情卻不會延伸到她所需要的男人的妻子。很難想像她不會意識到自己搬進坦卡大樓而引起普寧之妻的痛苦，但她僅向楚科夫斯卡娅提到自己常常想與安娜·阿連斯結交，這看來是責備後者缺乏對等作用。

勇敢地忍受過普寧早年桃色事件打擊的阿連斯，目睹了阿赫瑪托娃毫不留情和極其自私地把普寧據為己有的決心。這個代價是巨大的。安娜·卡明斯卡娅，普寧的外孫女，阿赫瑪托娃晚年非常喜歡她，一再複述她母親談到的阿連斯的痛苦，這個痛苦因阿赫瑪托娃搬進普寧的寓所而變得如此劇烈，以致阿連斯不得不重新安排自己門診部的工作時間，以便晚上可以不回家。

利基亞·楚科夫斯卡娅曾問過阿赫瑪托娃，誰是她最愛慕的男人？她想了一會回答：她與普寧同居兩年後就知道，該是離開他的時候了。他倆的關係從來沒放鬆過。

(《阿赫瑪托娃傳》第七章完)